

锦绣“状元楼”

——状元张楼村的抗战烽烟与时代新生

张留振讲述烽火岁月

“这两张床是罗荣桓和陈光两位将军曾经睡过的，绝不能动，要好好爱护。”这是张进房少年时，父亲张金生的再三叮嘱。当时他不解其意，家中本就狭小，这不是白白占用空间吗？甚至还觉得父亲有些执拗。

然而，如今张进房明白了——这两张床里承载着民族的精神。前几年，在北京事业有成的他，还将自家房子捐献给了村里，用于修建八路军115师东进支队指挥部旧址纪念馆。两张床不仅完好无损，甚至连上面的皮褥子都保存至今。

张进房的老房子是指挥部的第三排居所。80多年前，郓城县张鲁集镇状元张楼村，这座因清代武状元得名的村庄，成为八路军115师东进支队指挥部所在地。这也是八路军115师入鲁第一站，抗战星火从这座沧桑的青砖院落里点燃，逐渐蔓延，燎原四方。

黄河之滨，状元故里，英雄的故事在这里传唱。8月4日，记者走进旧址，从青砖黛瓦中感受那段峥嵘岁月。

“当时，这里日寇横行、伪顽割据、土匪猖獗，百姓生活水深火热。”“军民鱼水情”雕像前，文物保护员张留振讲述，“是八路军的到来，点亮了群众的希望。”

1939年3月2日，寒夜冷雨，一支浑身湿透、纪律严明的队伍悄然来到村里。清晨，村民张传兴推开门，被眼前的景象震撼：满街战士浑身湿透，在寒风中蜷缩于土墙边酣睡，无一人惊扰百姓。“快！招呼战士们进屋！”他唤醒老伴，转身奔向村长张传祥家报信。急促的脚步声唤醒了沉睡的村庄，村民们争先恐后腾房烧火，用最质朴的温暖拥抱着人民的军队。

“3月4日，以状元张楼村为指挥中枢的樊坝战斗打响。村里及周边百姓踊跃支前，我爷爷张

进安就是支前民兵中的一员。”走进二进院内的指挥部，张留振指着展品讲述。此战毙伤敌200余人，活捉伪团长刘玉胜等300余人，解救被抓去的农会干部20余人、妇女30余人。这是八路军入鲁第一战，其胜利如惊雷炸响，极大鼓舞了山东军民，为开辟鲁西南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石。

战火中，一支特殊队伍震撼战场。旧时缠足的妇女在党员宋爱臣的带领下，组建成“小脚妇女队”。为支援战斗，她们日夜烙饼，急行数十里送粮至前线，裹脚布被血肉粘连，身后留下一路血印。同时，“弱不禁风”的她们，还以各种方式参与抗战、支援抗战。“从抗战到解放战争，她们做军鞋1万双、军衣7000件，救治、掩护伤员1600余人。”在三进院里的织布房内，张留振抚摸着展陈的织布机，声音哽咽。

状元张楼村的抗战不仅是军队的功绩，更是全民参战的史诗。“许多青年挺身而出奔赴战场；村民踊跃加入担架队，协助挖战壕、送物资、抬伤员，辗转各处战场；妇女们把最好的麻纳成最好的底做军鞋；村民们把家里的牲口全都派出去运军粮。”张留振动情地讲述。

军民间的深厚情谊令杨勇将军逝世前嘱托子女：“一定替我回张楼看看乡亲们。”1982年秋，将军后人踏上这片牵挂的土地，与将军的老战友携手相看，泪眼婆娑，烽火情谊穿越时空，令在场村民无不感动。

沧海桑田，时过境迁。昔日炮火硝烟散尽，状元张楼村在新时代的阳光下焕发新生。

走进村子，武状元文化广场上游人如织，白石雕琢的武状元持刀伫立，凝视着眼前的翠绿田畴与整齐屋舍。不远处，巷道蜿蜒，指挥部旧址修旧如旧，变身沉浸式红色教育基地，指挥部、警卫室、将士居所等原貌呈现。

“我们村是第四批省级传统村落、第四批省红色文化特色村。”谈起村子的发展，张留振满是自豪。

近年来，状元张楼村积极打造“红色+武状元文化旅游”双引擎，充分利用村内指挥部旧址、省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武状元祠、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状元墓等文化遗产，在文化传承、文旅融合等方面不断探索。

“我们对张楼村的文化旅游产业进行了全面规划，重新命名了村内主干道并设置了街道牌，持续推进人居环境综合整治，显著提升了村庄的整体形象，成功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光旅游。”张鲁集镇宣传委员李东岳介绍，此外，他们将文化产业与农业、手工业等紧密结合，开发了独具特色的文化产品，大力发展特色农产品种植和养殖，有效增加了村民的收入。

清晨的村文化广场上，拳风呼啸。“周公炮捶”这一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也在新时代重获新生。“这拳法当年曾护佑乡亲，如今更要传承下去。”李东岳向记者介绍。近年来，状元张楼村“周公炮捶”武术队在各地的武术赛事中屡获殊荣，还在村里成功举办了两届武状元文化节，吸引了众多武术爱好者前来参加。

铭记，是最好的致敬；奋斗，是最深的传承。告别张楼村时，夕阳为这个村庄披上金辉。曾经的热血沃土，今已锦绣如画。

文/图 记者 马源劭



趣谈鲁西南方言土语——“合萨”



驼车

儿歌曰：木驼车，槐木架，驼车上边放张耙；耙上砸铁钉，妮在上边唱哪哪。

驼车拉到大东洼，妮在地里掐朵花；驼车拉到老河崖，妮在河边逮鸟玩；驼车拉到垈子地，妮在地里学唱戏。

在鲁西南这片广袤土地上，驼车曾是农耕时代不可或缺的运输工具，承载着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与民俗文化记忆。

驼车，顾名思义，是由牲口拉动的运输工具，一般用当地产的槐木做成，坚固耐用，用上四五年不坏。驼车通过前面的铁环连接耕绳，套上牲口后，就可将犁、耙等较重农具轻松运到田间地头，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农家必备农具之一。

驼车没有轮子，主要由木头制成，形似一张四脚朝天的方桌，只是没有桌面。接触地面的两根方木较粗大，顺着路面铺设。四角立方木，顶上再用横木相连，整体采用榫卯结构。这种设计使

驼车能够平稳滑行，尤其是在泥泞道路上，接触面较大的底面可有效防止陷入淤泥中。

除农耕用途外，驼车还有其他功能。下雪季节，人们会在驼车上铺块门板，坐在上面，让牲口拉着出行。在道路泥泞、交通不便的情况下，驼车成了实用且便捷的交通工具。

过去，驼车还常常出现在婚礼、走亲访友等场合。新媳妇出嫁时，如遇连阴天，道路泥泞不堪，人们就会用驼车来娶新娘，慢慢悠悠，别有一番滋味。或者，一家人坐在驼车上，赶着牲口，到十里八里之外的亲戚家串门子。

随着时代发展，现代农业机械早已取代了传统驼车，但它作为农耕时代的智慧结晶，代表的历史记忆与文化价值依然值得我们铭记。

文/孔伟建 图/王世会

孟渚泽：老子“上善若水”的悟道之地

对于地处单县境内且最迟在夏代就已形成的孟渚泽（今单县城西南浮龙湖），《禹贡》《左传》《周礼》《史记》和《汉书》等均有记载。

各种史料记载，孟渚泽的闻名，源于它不仅稳居华夏四大名泽之首，更有舜多次来此问政和李白、杜甫、高适等文人雅士来此赋诗游玩。特别是道家始祖老子前来隐居的近十年，修身悟道，“打磨”出“上善若水”的净言佛语，尤使孟

渚泽身价倍增、锦上添花。

据半崖先生《老子隐居孟渚泽》等资料记载，公元前478年，当朝的周敬王听说老子年逾九十仍鹤发童颜，甚感惊羡，遂派使臣携带重礼邀请他入朝，以求其长寿之道。不料，曾在周室做了多年“守藏室史”的老子厌倦了朝中生活，竟一口回绝。哪成想周敬王求长寿之道心切，非但没怪罪他，反而再派人去请。一连几次，均被老子断然拒绝。周敬王终于龙颜大怒，要派兵去捉拿他。老子闻讯，赶忙与书童收拾行囊，骑上大青牛火速逃离。

连走数日，老子身心疲惫。正打算拐过一个路口歇歇脚，不想竟“拐”进另一个世界：只見眼前烟波浩渺，芦苇丛生，荷叶摇曳，群鸟翔集！

“好美妙的地方啊，不愧是上苍的造化！”老子惊喜地叹道。

原来他和书童来到了孟渚泽畔。于是，老子当机立断，就在这里隐居！在当地热心人的

帮助下，他很快搭建起了一座茅屋，又用苇秸扎起篱笆院墙。从此，开始了自己的乡野生活。

老子白天带着书童种菜、钓鱼，晚上就走访附近的乡民。他的慈祥和蔼、仁爱宽厚和渊博的学识深深感染着乡民，都陆续搬迁过来，与他为邻。老子就常给他们指点迷津，帮人看病施药，更博得乡民们的拥戴。

通过长期观察，老子预料此地日后必为兵家所看中，或有水患等，就在兽皮上绘了一幅《玄天混元图》，教乡民依此构筑堤防，兴建寨墙，以防兵火灾水患。乡民们照做无误，建构起一个“无为而治”的“寡民小国”——“老君寨”（今单县浮岗镇李新集村）。寨墙坚如磐石，寨内街道纵横有序，地势起伏有致。后来，老子预言应验。黄河决口，洪水泛滥，寨外的一切皆被洪水吞没，而寨内居民却安然无恙。

一日，老子钓鱼刚回到家，遇上孔子弟子驾车前来拜访。面对远道而来的客人，老子就用刚钓的柳叶鱼招待。品尝着鲜美的鱼肉，孔子请教烹饪方法。老子慢悠悠地说：“烹小鱼，不去肠，也不去鳞，更不能搅动翻动，要特别留意小心，不然就成了鱼渣，使风味尽失！”接着，他话锋一转，寒起脸加重了语气：“这和治理国家一样！治国翻则天下乱，治身烦则精心散！”孔子听了，一脸凝重地频频点头。随后，两人又从治国谈到修身，直至天明仍余兴未尽。



这天，老子手提钓竿又去钓鱼。临到泽岸，忽见洪荒的大泽里时而波涛汹涌，骇浪惊天；时而风平浪静，水天一色。他不禁惊叹：啊，水啊！你其狂其温，其猛其顺，如此博大无比，包容一切！你慷慨地滋养着鱼虾、水鸟、苇草和周边的树木，不仅不求索取，还激情澎湃地乐而为之！这是一种怎样的道德情操和精神境界啊！在感动中，老子顿悟出“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喻世真言。

在老子隐居孟渚泽的第十个年头，正当他兴致勃勃地带领“小国寡民”提质生活时，突然遇到了前来暗访他的周室使者。他顿感大事不妙，先设计将人骗走，然后忙吩咐书童收拾行

囊，骑上青牛悄然离开……乐享“自食自足、安定无忧”生活的老君寨人闻讯后，无不痛恨周室皇权，为老子扼腕惋惜。

为了怀念老子，他们在泽畔建起一座“老君庙”，将其所悟真道“上善若水”书于庙堂。

文/图 张昌伦 傅子林



宋心田：从书香门第走出的革命火种

宋心田，又名宋良卿，其家庭背景颇具传奇色彩。父亲宋宪章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后任国民党寿光县长，因主持编撰十六卷《寿光县志》闻名乡里，是当地有名的文人雅士。然而，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宋心田却未循着父亲的轨迹前行，而是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革命道路。

1925年，在菏泽六中求学的宋心田，有幸接触到早期中共党员徐鹏翥传播的马列主义。受闪耀着真理光芒的思想影响，他与菏泽著名烈士田东东等一起，积极投身青年运动，成为菏泽青年运动的骨干力量。1928年1月，经中共曹州支部吸收，宋心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冬，蒋介石反动势力席卷鲁西南，共产党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白色恐怖和大搜捕。国民党菏泽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在宋心田家中搜出两大箱共产主义书籍，以此为借口将他逮捕。

尽管宋心田与父亲宋宪章政见迥异，且父亲在外另有家庭不能回家，但血浓于水的亲情仍让宋心田无法坐视不理。他托人多方奔走，最终在菏泽教育界前辈葛象一、曹香谷等绅士名流的联合保释下，受尽严刑拷打的宋心田得以出狱。然而，他也因此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出狱后，宋心田在老家短暂停留，便毅然告别母亲，于1932年前往济南寻找党组织。1937年“七七事变”前，他考入北平中国大学（中国大学前身）法律系，在校期间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积极投身学生运动，用青春的热血践行着爱国的誓言。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难当头，宋心田毅然放弃学业，返回家乡，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之中。当时，中共菏泽（西北）县委（后为南华县委）在圈头村一带活动，宋心田担任统战部长。他在圈头村有百余亩田产，由村民李善平代管。他毫不犹豫地将全部田产收入用于支持县委地下抗日活动，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对革命事业的忠诚。

据宋心田的女儿宋蔓云回忆，父亲常和南华县宣传部长何健一起，到刘庄村、解元集村开展抗日宣传。他给地下党员们讲马列主义，讲北平学生上街游行的故事。在那个黑暗的年代，他的声音就像火把，照亮了大家抗日的信心。

党史资料记载，八路军115师挺进鲁西南后，与地方武装合并成立冀鲁豫支队，接连打了几个大胜仗，极大地鼓舞了当地军民的抗日士气。借此声威，菏泽西南四区成立抗日联防办事处，宋心田协助举办了两期抗日骨干训练班。在他和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菏泽西北部很快与晋冀鲁豫根据地、豫皖苏根据地连成一片，抗日力量不断发展壮大，为后续的抗日斗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9年11月，中共运西地委拟调任宋心田为巨野县县长。当他抵达范县鲁西区委等待办理手续时，不幸遭遇日军突袭。在激烈的战斗中，宋心田壮烈牺牲。

宋心田的牺牲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他牺牲时，女儿宋蔓云刚一岁多。而更令人痛心的是，故人在宋心田牺牲后，竟将宋蔓云的妹妹扔进井里杀害，这段血泪史成为家人心中永远的痛。

岁月流转，鲁西南大地上的战火早已散尽，但宋心田等英烈用热血铸就的丰碑永远矗立在人民心中。他们的革命精神如同永不熄灭的火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不忘初心，奋勇前行。

记者 王振宇